

亲情无差价

○ 孙利

父亲是一位制秤高手。从小，他就痴迷于杆秤——痴迷它刚正不阿、宁折不弯的品格，痴迷它一视同仁、说一不二的风骨，还有秤杆上那些如梅花般的星点。

当年，父亲和爷爷做的秤都是上等货，可惜一直只是代工。到了父亲这一代，他立志要在“杆秤一条街”自立门户，打出自己的名号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中年时，父亲终于攒够了钱，圆了这个梦。那是他一生的追求，也是我们全家的骄傲。可就在正式挂牌那天，我却看见父亲哭了——他仿佛看见了这一行的尽头。

这些年来，我离乡发展，在城里有房有车，总想接父亲进城安享晚年。可不管我怎么劝，他都只是摇头。拗不过他，我只能两头跑。

有时晚上回家，见父亲戴着老花镜，在一盏旧台灯下低头制秤，神情专注一如往昔。我不只心里敬佩，更感到我们这代人身上所缺失的那种精神。

早晨我偶尔会绕过去看看。店门未开，我不忍吵醒他，只静静站在远处望着。当第一缕阳光照进门缝，便是父亲开门的时候。早年，那光总映在他胸前，后来悄悄爬上额头，如今，却一跃跃过头顶，落到身后的大门上。时光如此

昨夜，一场悄然而至的霜，为村庄披上了薄薄的银装。

晨起推门，满眼都是白茫茫的。枯草、屋顶、落叶……都像被细心撒上了一层盐，在清冷的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。河面上水汽氤氲，如轻纱漫卷，飘飘忽忽地，一直延伸到村后那片幽静的竹林中去。此刻的村庄，俨然一幅淡雅写意水墨画，静谧而悠远。

节令的脚步，总是走得无声却坚定。不知不觉，霜降已过。山形渐渐显出瘦硬的模样，脊线越发清晰。秋风一阵紧过一阵，草木日渐枯黄、低伏，露出底下几块奇形怪状的石头，平添了几分野趣。林子里，松果不时“啪”一声落地，松针也一日日地辞别枝头。过不了几天，山野便显得格外空旷。唯有枫叶正红得炽烈，叶缘还留着些许青绿，红绿斑驳，煞是好看。山坡上那几棵老柿

流转，令人心头不免泛起一阵酸楚。

门开了，父亲端盆洒水，轻扫落叶，再一趟趟从屋里搬秤出来。年迈的他，得一手扶墙，一手举钩，努力伸长佝偻的身子，像在爬，又像在扯。我远远看着，心里复杂。不想打扰他那份执着与尊严。

随着电子秤普及，杆秤渐渐退出市场，父亲的生意日益惨淡。即便如此，他仍放不下这份牵挂与希望。

可最近，父亲一见我回家，就拉着我的手，眼里闪着少见的光，说生意不错，价钱也合适。他那兴奋的样子，让我都有些嫉妒——我当年考上大学，都没见他这么高兴。也难怪，过去，一家几口全靠父亲这双手做秤糊口。他对秤的感情，我懂。

见秤一杆杆卖出去，父亲仿佛重拾年轻时的劲头，又做起新秤来。我反倒犹豫了——本是想悄悄帮他吧存货卖完，却无意点燃了他的斗志。这该如何是好？

我试着和他商量：“要不咱不自己做秤了，我负责进货，您只管卖，既赚钱又省力，不好吗？”

父亲坚决反对。他说：“秤不是普通物件，它是买卖之间的桥梁，是良心，是公道。只有卖自己做的秤，我才踏实。卖别人的，万一有差池，既砸招牌，也亏良心。”

理是这个理，可我软磨硬泡，他终于松口，答应先看看样品。我立刻开车把前阵子朋友们买走的秤统统收回，交给他。父亲小心接过，一一校对，像检阅士兵。幸好，无一差池，他全部收下了。

他坐进摇椅，语气沉重：“没想到市面上还有这么精准的老秤，如今连我也难做出这样的上等货了……看来，我真

树，虬曲的枝头还顽强地挂着几个柿子，像小小的灯笼在风里摇晃，仿佛在与深秋进行最后的对话。

霜降后的田野，安静了下来。田埂上的草一片鹅黄，恣意地铺向天边。沟渠已经干涸，露出灰褐色的泥土，夏日里喧哗的水声成了记忆。天地间变得格外宁静，甚至能听见秋风拂过枯草梢头的细微声响。粮食早已归仓，只剩下孤独的稻草人还在忠实地守望着。虫声匿迹，鸟影也稀了。

老话常说“霜降杀百草”。到了这个时节，大多数植物的生机都悄悄藏回了泥土里，等待来年的召唤。但麦田却是另一番光景——大地珍藏的一片绿意，在风中轻轻摇曳，生机勃勃。太阳升高了，麦苗上的霜化作了水滴，悄无声息地渗进泥土。喝足了水的麦苗，绿得更加鲜亮，为这晚秋的田野守住了一份难得的灵动。

这时候，父母总要在菜园里忙上好一阵。辣椒红透了，母亲把它们串起来，一挂一挂地吊在屋檐下。那火红的颜色，仿佛能把寻常的日子都点亮。白菜怕冻，父亲便用脚把根部的土踩实，再细心地把叶片拢起，用草绳一一捆好。挖出来的红薯，模样周正地放进地窖存着，那些不小心被锄头碰伤的，就洗净晾干磨成粉。园里的菜大多经不起霜，白萝卜却是例外。“十月萝卜小人参”，经了霜的萝卜格外脆甜，甚至可以

该歇歇了。”最后他问了进价。

为讨他高兴，我故意报了个低价。没想到他脸色一沉，像受了打击，呆呆看我一会儿，摇摇头，缓缓坐回椅中。

“这么好的秤，不该给这么低的价，这是不尊重手艺。这批就这么定了，下次进货，一定把价格提上去。否则，我宁可可不赚这有失公道的钱。”他喃喃说道。

为了让父亲有盼头，我和朋友们继续悄悄“买卖”这些秤。父亲也像换了个人，每天神采奕奕开门迎客。阳光仿佛又调皮地爬回他的额头。更让我高兴的是，他脸上总带着笑，还兴奋地掏出卖秤的钱，让我陪他一遍遍数。我被这份幸福感染，仿佛回到童年，手里一张张发皱的零钱，在我眼里都成了热乎乎的烤地瓜。这份喜悦，纯粹、真实，来自心底，来自那个简单的年代。

秤很快又被朋友们“买”光，家里断了货。父亲催我赶紧进货，我只好再次收回那些秤，还特意出了趟远门以作掩护。

这次父亲验得更仔细，好在依然全部合格。只是进货价，被我提了不少。

这样反复几个月后，父亲却坚持按进价卖秤。我想，我们爷俩心里都明白为什么。

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，我却由衷感激这段时光。父亲仿佛年轻了许多，我也从中收获纯粹的快乐。白天在城里奔波应酬，晚上坐在父亲身边，就像回到小时候，眯着眼、夸张地数着一天的收入——这些钱或许还不够我一顿晚饭，但这份喜悦无价。它让我爱上回家，重新触摸到“成功”最本真的温度。

当然，还要谢谢我的朋友们。是他们帮我完成了这场温暖的“戏”，也让我们的友谊，如宝石般纯粹、闪亮。

秋色深 霜落人间

○ 王同举

当水果吃。小时候，我总爱去了皮就迫不及待地啃上一口，那清甜的味道至今难忘。

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。霜降入了诗，便多了几分耐人寻味的意境。温庭筠笔下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的画卷里，清冷的月光，板桥上的薄霜，孤独的足迹，都化作了旅人心头挥不去的愁绪。而苏轼却在万物萧瑟之际，看到了木莲花的坚守，吟出“千林扫作一番黄，只有芙蓉独自芳”的句子。同样的霜降，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，竟能生出如此不同的感触。

霜降，仿佛是秋天离去前最后一次深情回眸。它为这个季节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霜降过后，便是立冬，接着小雪、大雪也会接踵而至。想来，离围炉闲话、静听雪声的日子，也就不远了。

一双皮鞋

○ 牛茜可

印象中母亲很少穿皮鞋，尤其是在我的童年时期，母亲脚上总穿着一双黑色的老北京布鞋。

那时，父亲在镇上税务所上班，每周五才回家。据母亲回忆，父亲年轻的时候工作很忙，而且他工作的地点离家远，于是家里地里的活儿都落在了母亲身上，母亲踩着一鞋的泥巴从地里回来，然后还要洗手给我和妹妹做饭。从爱笑的少女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，生活的疲惫使母亲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。我经常盯着母亲的那双沾满泥土的布鞋发呆，我想，如果有一天，长大挣钱了，我就给母亲买好看的皮鞋穿，像小舅妈脚上那双圆头蝴蝶结的黑色皮鞋一样漂亮的皮鞋。因为母亲一直都羡慕读过书的人，羡慕在城里上班的人。因为她时常告诫我，要好好学习，将来有了文化就会像小舅妈一样坐办公室，穿着干净体面，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会像她一样，满手满脚的泥巴。

其实，母亲没能继续读书，不是因为她不够用功，而是因为她太懂事。当年，为了不让姥姥姥爷为学费发愁，她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妹妹，自己早早开始帮衬家里。这些年，她偶尔也会叹气，后悔自己当时不坚持上学。我明白，没多读些书、认更多字，是她心里一直没解开的一个结。

后来，我们一家人从农村搬到了县城，母亲不再种地，将家里的地承包给了别人。她终于有了闲情养几盆花草，日子仿佛轻松了一些。但是，母亲还是没有一双皮鞋，我们劝她买双漂亮的皮鞋穿，她却总是摇头，说布鞋穿惯了，舒服。再说，买了皮鞋，也没有合适的衣服配，没有合适的场合穿。

可我始终记得要为母亲买一双好看的皮鞋。直到一个母亲节，我终于攒够了钱，花了二百多元为母亲买了一双黑色软底皮鞋——鞋面上有精致的蝴蝶结，蝴蝶结上还缀着星星似的碎钻。母亲高兴极了，邻居来串门，母亲像个孩子似的“炫耀”着我给她买的鞋。可“炫耀”过后，母亲还是小心翼翼地吧鞋收进了橱柜。

我问母亲为啥不穿呢。母亲说，你买的这么好看的鞋子，得等到适合的场合再穿。

母亲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一天到晚围着孩子和厨房转。那时我就想，有出息后，我一定带母亲出门，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让她也体体面面、风风光光一回。

那些年，我学习格外努力，当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被母亲拿在手里的时候，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。母亲开始给我张罗新的床单被罩，给我做新被子。送我上学的那天，母亲穿着一袭淡绿色的长裙，配上那双皮鞋，她这些年的起早贪黑也许就是为了这一刻吧，所有成为父母的人，不是都在为了孩子生活吗？自己的那部分仿佛越来越轻，孩子的那部分越来越重。

母亲总是把儿女放在第一位。愿这世间的母爱，不仅照亮孩子的路，也能温暖母亲自己。

